



张若兰 著



多元共生的 系统与文化

—— 北宋怀古咏史词研究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张若兰 著



多元共生的 系统与文化

—— 北宋怀古咏史词研究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多元共生的系统与文化:北宋怀古咏史词研究 / 张若兰著.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 2012
ISBN 978-7-5482-1381-9

I. ①多… II. ①张… III. ①宋词—诗词研究 IV.
①I20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03545号

责任编辑:柴伟

责任校对:严永欢

装帧设计:刘雨



多元共生的 系统与文化

——北宋怀古咏史词研究

张若兰 著

出版发行: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昆明佳迪兴隆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2.5

字 数:190千

版 次:2013年5月第1版

印 次:2013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82-1381-9

定 价:30.00元

社 址:昆明市翠湖北路2号云南大学英华园内

邮 编:650091

电 话:(0871) 65033244 65031070

网 址:<http://www.ynup.com>

E-mail: market@ynup.com

代 序

2005年，若兰提交硕士毕业论文《北宋怀古咏史词研究》时，诸位同仁就对她将咏史怀古词分为传统文人雅词与配合其他文艺形式表演的民间系统两个部分而感到耳目一新。六七年后，她又遵从周裕锴先生的建议，增加了禅宗颂古系统，使得怀古咏史词研究变得更有层次而显得更具质感与厚重感。

回想当初若兰选择咏史怀古词作为论文题目时，我颇不看好，一是觉得怀古咏史词远非北宋词中分量较大的主流题材类型，似乎不能体现北宋词的主要特色；二是觉得题目涉及的原典比较少，若兰说她统计过了，可以算作怀古咏史的词有百十来首，这个数据似乎远远构不成硕士论文应有的“规模”；三是觉得无论是诗还是词，怀古咏史都是被人研究熟烂了的一个热点，可挖掘的深广度似乎不多。

直到若兰边写作边提出一些问题时，我才逐渐意识到这个题目她完全可以做。咏史与怀古的区别是什么，哪些内容可以称得上是“古”是“史”，宋人对“古”、“史”的认识与今人有何不同，传奇小说是否可算作史部，大曲、转踏、鼓子词、队舞等文艺形式是不是词，怀古咏史词是否也像其他词一样偏重于香艳故事而与同类诗作不同，等等，这些原本似有定论

无容置喙的问题被她拈出之后，都成了颇费周章的论题，必须深思细辨。一番细细讨论之后，她一一解决了这些问题，论文就渐具规模了。于无疑处生疑的问题意识，让我对若兰的学术研究素质刮目相看。

但她还不止这一点让我惊奇。譬如在论证一些传奇小说故事能否归入“古”、“史”时，她从类书、总集等书的分类中找来证据，以说明古人常常具有传说、故事、稗史、正史不截然分开的混同观念。其开阔的视野与实证的态度，都比普通入门者棋高一着。

不多的原材料就被她这样内法酒手酿造得洋洋洒洒、万紫千红。本来三五万字就算合格的硕士论文，让她写成了十来万。第一次指导的学生就能有这样的成就，颇让我得意洋洋。

2002年到2005年那个阶段，我才整理修改完自己的博士论文，刚刚窥见学术研究的门墙，开始摸索脱离导师后独立行走的路径。若兰等五人首批硕士生的到来，很快就成为我的同行旅伴，颇能为我打气壮胆。沿袭我的硕士导师郑文先生每周一次、博士生导师王水照先生两周一次的“会讲”形式，我跟他们五位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讲”一次，一起谈谈近来的学习状况，特别是论文选题、进度以及涉及的问题，那真是一段颇为愉快的时光。

写论文的过程，就是学而有思的过程。我们一起尝试着量体裁衣式地写论文：先细读文本，将相近的材料聚合到一起，再从中抽绎一些规律或观点。这是极为简单而容易操作的方法，只是对古代作品阅读欣赏、概括归纳、思辨推理能力都比较有限的初学者而

言，具体实践起来则颇有难度。若兰底子比较好，很快就在这一方面游刃有余。

量体裁衣的写作方法，固然容易写得脚踏实地，但不免就事论事、画地为牢，限制论者的视野与思路，写出的论文往往会过于微观、拘谨、小气，尤其是对于原材料较少的论题而言更是如此，鉴于此，我们又试图放开手脚，从不同角度观照原材料，以便扩大心胸与境界。师生就在这样共同学习中一起向学术殿堂迈进。

若兰说她父亲收藏了一些古旧陶瓷及书画，她长大后也喜欢古色古香的玩意儿。她中学时受一位同学影响，由欣赏纳兰性德的词进而喜欢所有的词，大学时看了不少与词相关的书。偶然听到她的闲聊，我不禁肃然起敬。显然在古典修养特别是词学方面她比我要内行得多。我接触词已经是上大学时，而且可能因为个性使然或其他原因，我更关注诗歌，于词一直都是外行。

外行领导内行的结果，首先是外行受益匪浅。若兰时不时介绍给我一些词学知识以及相关研究新作，聊聊她的想法，我因此也了解到词学研究的现状，对词学以及诗词之间关系产生了浓厚兴趣。而内行，则因为要让我这个外行老妪都懂，便加倍费心费力，深入浅出；虽说这远不如由内行指点而会有长足进步，却也因我偶然的外行话而受点启发，产生别一种思路，不知算不算是有一点收获。

外行与内行在分不清谁教谁学的教学相长中，还成了无话不说、不拘礼法、没大没小的莫逆之交，若

兰称之为“姐们儿”。这是我“为人师表”以来的最大收获。

若兰到刘扬忠先生门下去读博，才算真正找到内行指导，气象与境界都因此而大变，渐渐褪去了初学者的青涩。她的视野转向明代词坛，向词学的深广处发展，而我的重心还一如既往停留在诗学，因为少了她在身边的随时提醒，我对词学越来越外行了。2008年暑假，若兰刚博士毕业，与我在呼和浩特词学会议上见面而同居一室，我感受到两人在词学方面的差距远远超过了三年前的“姐们儿”共处之时，惭愧之余，是不尽的欣喜，只为她拓展了一片属于她自己的天空。

“相见无杂言，但道学问长”，是我给若兰的毕业留言，但两人每次见面时，全是无关学问的杂言，而即便是在杂言中，都能感受到她的成长。她结庐在原本清静的大理苍山洱海间，如今那里也是游人如织、车马喧嚣的闹市，而她却能自然地游走于入世与出世、谐俗与脱俗之间，享受那里的静燥万殊，过着教书育人、著书立说、修身养性的生活，这种境界，真叫人向往。

忙碌中很少有时间忆旧，今天才因着写序的机缘，回望了一下过去。天蓝海蓝，尽是愉悦。

吕肖奂

2012年10月4日于四川大学心远庐

绪 论

第一节 界 说 | 3

一、时间界说 | 3

二、题材范围界说 | 3

三、北宋怀古咏史词的表演形式界说 | 19

第二节 选题意义及研究现状 | 24

一、选题意义 | 24

二、本题研究状况 | 26

第三节 本书的研究视角与结构 | 28

第一章 传统文人雅词系统的北宋怀古咏史词

第一节 “栖凤枝梢犹软弱，化龙形状已依稀”

——继往开来的初步发展时期

(公元 960—1067 年) | 32

一、题材及作品分述 | 33

二、题材分析 | 43

三、范式及主题思想 | 47

四、艺术性 | 50

五、审美趋向 | 52

第二节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众体大备、百花齐放的繁盛时期

(公元 1068—1127 年) | 53

一、作家作品述论 | 53

二、题材分析 | 71

三、范式及主题思想 | 73

四、审美趋向 | 76

第三节 系统小结 | 82

第二章 禅宗颂古系统的北宋怀古咏史词

第一节 禅宗颂古系统作品概述 | 86

- 一、黄庭坚（公元 1045—1105 年） | 87
- 二、惠洪（公元 1071—1128 年） | 87
- 三、李彭（公元 1120 年前后在世） | 88

第二节 系统特征的呈现——鲜明的共性风格 | 88

- 一、形式的选择 | 89
- 二、题材的选择 | 92
- 三、语言特点与赋咏范式 | 93

第三节 禅宗颂古的宗风承继——系统特点成因分析 | 96

- 一、身份的认定——禅宗颂古的渊源与影响 | 96
- 二、禅宗颂古的特点及其对本系统词作风格的规定 | 97

第四节 系统小结 | 99

第三章 配合其他文艺形式表演的怀古咏史词系统

第一节 转踏（附队舞） | 102

- 一、转踏的形式特征（附队舞） | 103
- 二、作家作品简述 | 106
- 三、题材及风格分析 | 107

第二节 大曲（附曲破） | 121

- 一、大曲的结构及体制（附曲破） | 121
- 二、大曲（附曲破）作品概观 | 126
- 三、曾布《水调歌头》及董颖《道宫·薄媚》 | 127

第三节 鼓子词 | 136

- 一、鼓子词的结构和体制 | 136
- 二、作家作品概要 | 138
- 三、《元微之崔莺莺商调蝶恋花》 | 139

第四节 系统小结 | 147

第四章 余论——北宋怀古咏史词成就与多元价值

第一节 北宋怀古咏史词的状态还原 | 152

一、表演形式及功用 | 153

二、创作情况 | 153

三、题材选择 | 156

四、审美趋向 | 159

五、范式及主题思想 | 160

六、艺术性 | 161

第二节 北宋怀古咏史词的成就与地位 | 164

一、三大系统各自的贡献 | 165

二、北宋怀古咏史词的整体成就与地位 | 166

第三节 北宋怀古咏史词的多元价值 | 167

一、早期词体多元功能的孕育 | 168

二、词体的多元文化传统与环境 | 171

三、北宋怀古咏史词及北宋词的多元共生系统 | 172

附 录 古今各家对怀古咏史的界定 | 176

主要参考文献 | 186

后 记 | 192



绪 论



王国维曾云：“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① 自此以降，学者欲彪炳宋词的地位，必延引此说。其后，王水照又进一步论证，宋词“一代之文学”的地位“只有在下述意义上是正确的：从中国文学诸文体发展的角度来看，作为词体文学，宋代无疑已臻顶巅……宋词以我国词体文学之冠的资格，凭借这一文体的全部创造性与开拓性，为宋代文学争得与前代并驾齐驱的历史地位”^②。确然，宋词以极盛之貌，高据煌煌词史的顶点，成为词体文学难以逾越的巅峰。正因宋词的创作取得了卓著成就，对之的研究也一直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热点。相较而言，北宋词的研究更呈千岩竞秀、万壑争流之势。但是，相关研究远非泽涸鱼尽。变换视角，仍有可为。

在词的家族中，较之蔚为大观的主流题材（如闺怨相思）之作，怀古咏史词本非显赫，北宋更不足二百词作。然而，数量之少并不等于质量之劣或价值之低。事实上，为数不多的北宋怀古咏史词既见微知著地体现了北宋词主流的雅化发展趋势与成就，又群体性地表征了部分北宋词与民间文艺的交织和融汇，更见证了禅宗对词的影响以及词以弘教的功能传承。因此，深入发掘这一尚未被深入开垦的领域实在是极有意义的。有鉴于此，笔者择定本题。

①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王氏之前亦有类似言说，如（明）茅一相《题词：评〈曲藻〉后》云：“夫一代之兴，必生妙才；一代之才，必有绝艺：春秋之辞命，战国之纵横，以至汉之文，晋之字，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是皆独擅其美而不得相兼，垂之千古而不可泯灭者。”参见王水照《“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宋代各体文学的历史定位》，见王水照主编《宋代文学通论》第一章，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3~44页。

② 王水照：《“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宋代各体文学的历史定位》，参见王水照主编《宋代文学通论》第一章，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8~49页。

第一节 界 说

本部分将从创作时间、题材范围等方面对本书所研究北宋怀古咏史词的范围做详细界定。

一、时间界说

北宋怀古咏史词的创作时间上起宋太祖建隆元年（公元960年），下迄宋钦宗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历167年。本书所论绝大部分词作均属此期。部分生卒年跨两宋的词人之作或有歧义。对这类作品，本书不一味划归北宋或南宋，而分为三类：创作时间可考订者、创作时间倾向性较明显者、创作时间两可难考者。笔者将前两者纳入研究视野，而为严谨起见，对第三类作品则只能姑且弃而不论。

二、题材范围界说

（一）北宋怀古咏史词的题材

北宋怀古咏史词的题材，包括出于狭义历史典籍及其他部类典籍的历史性材料。

历史典籍有广狭二义，广义指一切流传于今的前代典籍，狭义指古代四部分类目录中的史部典籍。诚如章学诚言：“史家画三之一，而三家多与史相通。混而合之则不清，拘而守之则已隘。”^① 鉴于此，本书以史部典籍为北宋怀古咏史词题材的主要载体，兼采见于其他部类的历史材料，大致是“取多用宏，包经而兼子集”^②。以下分史部典籍所涉题材和其他部类典籍所涉题材两部分论述。

1. 史部典籍所涉题材

四部分类法大致定型之后，史部典籍析为多类，如：

① 章学诚：《史考释例》，见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文史通义新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334页。

② 同上书，第591页。

《隋书·经籍志》史部：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史、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

《新唐书·艺文志》史部：正史、编年、伪史、杂史、起居史、故事、职官、杂传记、仪注、刑法、目录、谱牒、地理

《直斋书录解題》史部：正史、别史、编年、起居注、诏令、奏议、杂史、典故、职官、礼注、时令、传记、法令、谱牒、目录、地理

《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

诸史志或书目中，正史、古史（或名“编年”）、杂史、杂传（或名“传记”、“杂传记”）是历来皆有的类目，亦是文人赋咏历史的主要题材来源。必须指出，史部典籍的所指并非恒定不移，分歧集中在杂史、杂传类。此中部分作品游移于子部与史部之间，异说纷纭、歧见迭出，以致郑樵曾言“古今编书所不能分者五：一曰传记、二曰杂家、三曰小说、四曰杂史、五曰故事。凡此五种，足相紊乱”^①。在《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四库总目》）中，此类“紊乱”得到正本清源的稽查，以至于大量曾著录于史部的著作终被判入子部。这种判分也很为后世认可：《四库全书》（以下简称《四库》）论定的史部典籍，性质争议一般较小；《四库》归入小说或杂家等类的典籍，后人则很少以史籍目之，由此，“史部遂不容多含传说之书”^②。《四库》的划分是否不刊，笔者无力详考。不过，《四库总目》在将部分著作归入小说类的同时，也不能不承认这些著作具有相当的历史性：

其中所述，虽多为小说家言，而采摭繁富，取材不竭。李善注《文选》、徐坚作《初学记》，已引其文，杜甫诗用事谨严，亦多采其语。词人沿用数百年，久成故实，固有不可遽废者焉。^③

①（宋）郑樵：《通志》卷七十一《校讎略·编次之讹论》，中华书局1987年版。

②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

③ 《〈西京杂记〉提要》，见（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82页。

耳目所接，可据者多。故司马光作通鉴，亦引用之。兼收博采，固未尝无裨于见闻也。^①

事实上，在相当长的时期，这些著作的历史价值是广受认同的。《四库》的重新划分，反映出“史”之观念的变迁。但是，即便这种新观念较前代更合理，却不能替代或抹灭曾经的认识。若仅认可《四库》确定的史籍，则将导致对北宋怀古咏史词题材认识的局限。因此，结合本书研究对象，笔者将史部典籍及所出题材划为两类：

其一，一直录入史部的典籍及所涉历史题材。

一直录入史部的典籍，其中的历史题材主要来自正史及编年类（纪年类）著作。不过，向来被认为是体例严谨、事实翔明的正史的编纂本也不免兼采杂史甚至街谈巷议，如司马迁自陈其作《史记》乃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②，班固云其“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③，司马贞云其“博采古文及传记诸子……或旁搜异闻以成其说……”^④，张守节亦言其“并采六家杂说以成一史”^⑤。又如司马光认为“实录正史未必皆可据，杂史小说未必皆无凭”^⑥，于是其修《资治通鉴》便“遍阅旧史，旁采小说”^⑦。可见，部分正史和编年本身已融入本部他类著作或经部、子部著作的事实和观点。同时，史部著作的题材在流传中也时常附着或添加其他部类著作所述。如，《长恨歌传》中杨玉环身丧马嵬坡之后的方士寻访、仙山钿合、夜半私语等情节，虽为正史所无，但历时浸久，早已非史而史、与史无殊，后人赋咏杨玉环时遂并而用之，不加甄别。此类题材以一直录入史部的著作所记为主干，因此还是归入本类。以下列举北宋怀古咏史词采纳的部分本类题材及其著录情况。其中，卓文君、严光、苏蕙、杜甫等的事迹皆出于正史，历代的著录极为统

① 《〈朝野金载〉提要》，见（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83页。

② （汉）司马迁：《报任安书》，见《古文观止》，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26页。

③ （汉）班固：《汉书》卷二十六之《司马迁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737页。

④ （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后序》，见（汉）司马迁撰、（宋）裴驷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十册，第9页。

⑤ （唐）张守节：《史记正义·论史例》，见（汉）司马迁撰、（宋）裴驷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第十册，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3页。

⑥ （宋）司马光：《答范梦得》，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传家集》卷六十三，1094册，第583页。

⑦ （宋）司马光：《进书表》，见（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9607页。

一，因此不在表中赘列。表一所列题材的出处或稍有杂掺，历代著录也或有不同，但主体出于一直录于史部的典籍。

表一 一直录于史部的典籍所出题材及著录情况

题材	出处	著录情况									
		隋志	旧唐志	新唐志	郡斋读书志	直斋书录解題	遂初堂书目	崇文总目	通志	文献通考	四库总目
伍子胥	《左传》	经	经	经	经部	经部	经部	经部	经	经部	经部
	《史记·伍子胥列传》 ^①	正史	正史	正史	正史 ^②	正史	正史	正史	正史	正史	正史
吴越旧事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正史	正史	正史	正史	正史	正史	正史	正史	正史	正史
	《越绝书》	杂史	杂史	杂史	杂史	杂史	杂史	杂史	杂史	杂史	杂史
	《吴越春秋》	杂	杂	杂	杂史	杂史	杂史	杂史	杂史	杂史	载记
项羽	《史记·项羽本纪》	正史	正史	正史	正史	正史	正史	正史	正史	正史	正史
	《楚汉春秋》 ^③	杂史	杂史	杂史							
昭君	《汉书·匈奴传》、《后汉书·南匈奴传》	正史	正史	正史	正史	正史	正史	正史	正史	正史	正史
	《西京杂记》	旧事	地理	故事	杂史	传记	杂传	传记	故事	杂史	小说家
班婕妤	《列女传》	杂传	杂传	杂传记	传记	传记		传记	传记	传记	传记
	《前汉纪》	古史	纪年	编年	编年	编年	编年	编年	编年	编年	编年
杨玉环	《旧（新）唐书·后妃传》	正史	正史	正史	正史	正史	正史	正史	正史	正史	正史
	《开天传信记》			杂史	杂史	杂史	杂史	杂史	杂史	杂史	小说家
	《长恨歌传》										
	《杨太真外传》					传记	杂传			传记	
莫愁	《旧唐书·音乐志》	正史	正史	正史	正史	正史	正史	正史	正史	正史	正史
	乐府《莫愁曲》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① 此外，《国语》、《吴越春秋》、《越绝书》等也有相关记载，这些著作皆一直录于史部，不赘。
② 出于史部者皆省却“史部”二字，出于他部者将予注明。
③ （汉）陆贾：《楚汉春秋》，北宋尚有著录，后世亡佚，后有茆氏辑十种古书本。

其二，宋代录入史部的典籍及所涉历史题材。

此类主要是杂史、杂传记类著作，它们在宋代曾录入史部，之前或之后则或入他部。

杂史、杂传记类与子部小说家、杂家类的概念最是混淆，人持异议、代有歧说。《隋志·史部杂史类小序》认为杂史是“博达之士，愍其废绝，各记闻见，以备遗亡。……又有委巷之说，迂怪妄诞，真虚莫测。……”^①《四库总目·史部杂史类》认为杂史：“或但具一事之始末，非一代之全编；或但述一时之见闻，只一家之私记，要期遗闻旧事，足以存掌故、资考证，备读史者之参稽云尔……”^②《崇文总目·史部传记类》云传记所述乃是“风俗之旧，耆老所传，遗言逸行……”^③。“委巷之说”、“遗言逸行”、“一时之见闻”、“遗闻旧事”云云，与小说家类的“街谈巷语”、“记录异闻”大致无殊，不少以收录小说为要务的丛书也将这部分作品收归旗下，比如《古今说部丛书》直接以“史乘”为分目第一，采入史部杂史类著作，又收入《隋志》、《旧唐志》入史部杂传类的《集灵记》、《冤魂志》等。因此，此类著作正是史部和子部的灰色交集，亦是最易模糊和混淆身份者。

将宋代录入史部的典籍目作狭义历史典籍，是以其历史变迁性为依据，并立足于宋人对此类著作性质的认定。虽《四库总目》将很多宋代录于史部杂史类、杂传记类、地理类的著作，如《山海经》、《穆天子传》、《十洲记》、《汉武帝故事》、《开天传信记》、《拾遗记》等判入子部，但本书所论是北宋怀古咏史词，因此宋人对这些著作的部类归属，比《四库总目》及今人的判定更具参考价值。当然，宋人对相关著作的归属也不是毫无争议，各书目中，同一著作不同归属的情况不少。不过，既然宋代曾录入史部，则其历史性至少得到了宋人的部分认可，而如《穆天子传》这样在宋代皆著入史部的著作，其事在今人看来虽是荒诞不经的，但在宋人心中，却是属于历史的。

①（唐）孔颖达、许敬宗、魏征、颜师古等撰：《隋志·杂史类小序》，见《隋书》卷三十三，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962页。

②（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杂史类》，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60页。

③（宋）王钦若、王洙、欧阳修撰：《崇文总目》，见《丛书集成初编》，21册，1935年至193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本，第122页。